

W
5476

教育部審定

大學詮遺

鵝湖修身講義

中學參考用

陳翔忠先生贈

教育部批第二八〇號

呈及鵝湖修身講義稿本一冊均悉查閱該編叙例謂
天子至于庶人分為縱言橫言兩誼與國體並無抵觸
又云大學本
誤逐節解釋
首尾完密聲
者據佛理詰
有先例准予自由出版作為中學修身參考以宏教育
可也原書發還此批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十七日



時局立言大端已不謬
舊說或銓以西人新理
卓然一家昔佛理興學
清談解經適時一貫本

大學詮遺凡例

振渭

忝司江西第四師範學校學監兼授修身地居鸞湖舊址景念朱陸遺風爰以大學為教本編成講義凡例如左

一修身之道必貴有莊嚴簡切之語使學者念茲在茲永遠不忘而後能出見紛華中心有主在昔歐洲宗教與教育合一則有彼所謂聖書者為學子惟一不二之教科書即為修身之讀本今日教會所設各校無不誦讀彼之聖書胥此意也而吾國修身一科無規定之讀本坊間所編教科書漫無系統頭緒紛繁使學者旋受旋忘茫無心得且論理每陷於一偏尤恐詒誤青年故遠宗聖訓應以大學為教本

二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有五歲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大學一書所由傳也其小學與今制近而入大學年齡與今日中學近而中學課程標準應授以持己處世待人

之法對於國家社會自己人類家族萬有之責務適與大學所言以格致誠正立修身之基以齊治平廣修身之用兩相符合蓋古者科學尚未發明缺少專門學校即以中學為大學也故中學修身科授以大學實為酌古準今之方三凡讀古經者貴在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或疑大學言天子言君言上下不宜於共和團體不知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兩句注重在下句設縱言之則釋以自帝國至於民國皆重修身可也橫言之則釋以自總統至於平民皆重修身可也君者群也一羣之代表也上施治者也如鄉董議長皆是也下被治者也普通人民也以意逆志與國體並無抵觸

四或又疑大學所言天下大涉廣漠似不明地球萬國之理不知依文釋義則所謂平天下即對於世界人類之責務所謂治國即對於社會國家之責務不能拘泥字面也若泥字面以求之則社為土地之神言社會似涉於迷信言國家似乎以國為家疑於世襲又可通乎又況今日坐有桌椅而文言坐

席錢用銅銀而文言貨幣書用紙張而文言簡冊若此者不勝枚舉若拘牽繩墨勢必盡燔古來文子而後可毋乃慎乎

五大學有古本今本之分今取經傳分明之便仍用程朱校定之今本

六朱子原注以及科舉時各講章高談性理不適今日教科之用即真德秀邱濬所編大學衍義意在啟迪帝王亦不適於今世僅可留充參考書故除字句注解間有採錄外餘悉按合今日時勢以及科學新理編為講義

七聖經賢傳理蘊精深無所不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乃其所以為大也竊本斯義以讀經故每借題發揮空諸倚傍惟學識淺陋不無疵類尚希識者指正

八讀大學者宜知孔子處封建時代與秦漢以下之郡縣時代迥然不同而與歐洲百餘年前之拂特時代略相髣髴歐洲由拂特改為自治推翻封建之主權略存封建之法制故進步至速我國由封建改為郡縣專制之主權加



烈詳備之法制蕩然。故曰形退化。此中西異同之大關鍵也。蓋封建時代百里侯封。設官至繁。條教至密。君民至為接近。故民生至為苦楚。而感覺亦至靈敏。一旦改為自治。正如脫桎梏而受薰沐。其進化宜也。郡縣時代。百里之縣。僅設數官。政治至為廢弛。君民睽隔至遠。故上下相蒙。網漏吞舟。而感覺亦逐遲鈍。一旦推翻專制。正如久居黑暗。忽覩大陽。其暈眩宜也。故今日改建民國。而欲步武歐美。自宜厲行自治。務使戶籍財政。綱舉目張。極之於至纖至悉。則大學一書。最適於今日之用。

九讀大學者。宜知孔子為平民。與世祿之家。居於反對地位。蓋世祿之家。分為大宗小宗。權利懸殊。至難齊一。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其惡之深矣。惟平民之家。不過數口。無甚差異。男子成年而未婚者。謂之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寄食於其父母。及受室成家。則受田百畝。而別成一家焉。凡一國之部署區畫。皆以家數之多寡別之。故曰齊

家而後國治也

十讀大學者宜知他書所載孔子言行單辭片義或有為言之或語氣未完加以經二千餘年專制君主之附會與夫論臣媚子之箋注解釋多失真相惟大學一書首尾團結尚存本來面目故此書與今日平民教育最能吻合十一大學言孝凡三而言忠無聞焉所言為臣止敬敬其事敬其職而已非如後世之所謂忠臣也所言孝者所以事君言家國之一理而已非如後世之所謂移孝作忠也而所言辟則為僂災必逮身其責備人君者尤為深切漢儒作白虎通以父子天然之倫與君臣夫婦人為之倫並列為三綱自何晏邢昺引作論語注疏學者不察奉為聖訓失之遠矣而矯其失者恍然於君臣夫婦之綱已不可恃遂欲並父子之倫而棄之而人道又幾乎息矣故惟以大學為宗斯能得孔教真傳

十二近年提倡歐化者亟欲解放舊俗改造新國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而及其施諸事實。輒見齟齬。則以不明本末先後之序耳。裘不適於夏。葛不宜於冬。非裘葛之罪也。綯不利於高原。麥不長於水田。非綯麥之劣也。大學格致。必從本末先後入手。因時因地。妙用權衡。可以息今日新舊之爭。為用至廣。垂訓尤切矣。



大學詮遺

子程子曰：大學，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中間並無中學，蓋是時科學尚未發明，缺少專門學校，故今日之中學，即昔日之大學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今日按時授課，餘時休息，自習者同。其曰大學之法，不陵節而施之，謂遜相觀而善之，謂摩，與今日循序漸進，合班講習者同。而此書所言格致誠正，即持躬之道，以及對於自己及萬有之責務也。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即處世待人之道，以及對於家族國家社會人類之責務也。故孔子所言大學之道，即可用作今日中等學校修身之道。

在明明德

明德者小學所講明修身之理而有得于心者也明明德者因其已明之德目而擴充講明之也例如小學已講孝親至大學則必講明孝親之大節如遺父母以令名愛父母之遺體繼述父母之志事不僅在晨昏定省已也小學已講愛羣至大學則必講明對於社會國家之理引而至于世界觀念不
僅對同學已也餘可類推

明而又明者就其已明之德擴充之以至其極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汝
爾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蓋不忍害人
不為穿窬不受汝爾之賤稱小學
已明之德也達之充之以成為仁義大學所當講明者也此則大學最要之
事即今日中學最要之事也

在新民 新古本作親朱注從傳文校正作新今從之

小學之教。但就日用庸行講授。尚不免舊觀念。至大學則當示以新觀念。民者國民也。新民者造就新國民也。世界有生之物。莫不逐漸進化。所謂新也。其有守舊而不進者。則必不適於生存。如輪船興而帆船衰矣。鐵路修而驛車微矣。機器製造興而粗糙拙滯之手工失業矣。他人已一日千里。而我猶故步自封。勢必受天演之淘汰。甚至亡國滅種。萬無倖存之理。故欲保存其國民。必當濬發其新機。此又大學之事也。然新民實根明明德而推。則新機即在舊理之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並非舍舊以謀新也。如改帆船為輪船。其柁之轉運也。其輪葉之排水而前進也。仍然舊理也。改驛車為汽車。其輪也。輿也。亦仍然舊制也。今世之篤舊者。固非。而求新者。務使掃除一切。壓倒前人。甚或主張蔑棄倫常。燬滅文字。此則矯枉過正。殊失大學新民之旨矣。

在止於至善

此句立言至妙必謂學無止境恐啟學者畏難之心必言學有止境又恐生學者僥倖之志惟懸一至善以為鵠止而不止不止而止正聖人勉人之妙用也

孔子學而不厭顏淵則但見其進未見其止為山之未成一簣者則斥以止吾止也且天道不已乾道不息安有止境哉然無止境而確有善境吾人用一分功即見一分效果能奮勉不遑未善者未幾而已善焉已善者未幾而更善焉然閱一境而愉快以生即閱一境而精微又至而至善終無由實現惟使人既竭吾才欲罷不能而大學之功益深矣

例如明德義蘊宋儒發揮盡致矣。至今日名數質力諸學皆前人所未發則前之所謂至善者安得謂為止境耶。新民義蘊說唐虞盛世矣。至今日而物質文明治法尤備不已後勝於前耶。且又安知千百年以後不更有至善者耶。故曰懸至善以為鵠雖止而實未止也。

近如英人赫胥黎氏由天演進化之理而設想郅治之世稱之曰烏託邦蓋言無是國也是亦至善無止境之意也其言曰人道極美備之一境如割錐術中雙曲綫之遠切綫可日趨于至近而終不可交實為至精之譬詞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節言心理之作用即下文知至而后意識之真理也至善無止境此指實行之耳而吾人心理凡作一事不可不先知其至善之所在倘非心悅誠服而勉強求之則見異思遷而知識不定懂懂往來而感情不靜二三其德而意志不安必致一事無成又何能慮能得之可言乎例如吾人欲學圖畫必先知圖畫之妙其為用至廣而後能專心致志以求之欲學音樂必先知音樂之美其感人至深而後能凝神壹志以習之若信仰之心不專則嚮往之念不固尚何成績之可得乎

昔咸豐朝羅羅山先生名澤南平日研究程朱之學及從軍戰無不勝入問

其故曰吾得力於知止而后有定一節而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其注脚也蓋先生行軍必令士卒靜伏待敵人喊吶已久迫至火綫限內然後突起以應之故能所向無前此知止之妙用也

伊尹耕莘而思以斯道覺斯民諸葛武侯高卧隆中已斷定三分事業范文正公作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皆所謂知止也故能從容應變措置裕如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亦知止之作用也虞人非其招不往而孔子贊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亦因其能知止也

楊雄作太玄經而美新劉愔為漢宗室而仕莽以及朝秦暮楚摸稜兩可之流則皆不知止者也故每至同流合汙卑無所成至如何用功始能知止則屬格物工夫下節詳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節為大學第一關鍵蓋即格物致知之根原也

大雅蒸民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法則無窮本末盡之矣例如光之發現七色也由於屈折反射則屈折反射為光學之本而七色其末也聲之傳達由于空氣則空氣為傳聲之本而聞聲其末也今之科學雖有內籀外籀種種方法而總不外乎發明因果前因者物之本也事之始也後之果者物之末也事之終也其或顛倒錯謬則離經畔道而患不可勝言矣如恒星本也分為三垣而以人事名之者末也而今之占候家借其名稱以占人事之休咎則穿鑿附會誤之甚者也以地方自治為本而後可以普及教育以戶籍為本而後可言徵兵今人廢本而求末此又誤之甚者也又如富者乘車富固也本也始也乘車果也末也終也而倒果為因者則謂惟乘車可以致富于是浮薄之子假裝富豪騙局日幻而意因之不誠心因之不正而患不可勝言矣又如集同志以研究政見本也因政見同而結政黨末也而倒末

為本者則朝三暮四收買議員以逞其私圖則不誠不正患且中于國家天下矣又如文以載道則積理其本也詞藻其末也而今之國文教本專選風景富麗之詞而不藉之以發明科學是以勞而寡效又如學校教人以謀生之知識技能則應用于實事其本也因應用科學而生美感其末也乃今之辦學者專從事于美觀而不能應用則又疲而無益皆不明本末終始之故也然本末終始固有一定而先後之序隨時隨事各有不同有從源達流者亦有從流溯源者非必本先而末後也例如修身一科為萬事之本固已乃俄馬上算學課則算學為先而修身可後俄馬上英文課則英文為先而算學可後又俄馬搖鈴會食則會食為先而課事可後而諸事遵守規則仍不失修身為本之意此又不可不知也

小井之詩曰伐木倚矣折薪柅矣倚以物倚其顛也將伐其本先以物倚其末防傾壓也此言已正木之本末而施力別有先後也柅隨其理也理之本

末既正而順以折之則用力少而收效易亦知所先後也學記曰發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皆極言不知所先後之害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節宜注重各欲字人必有求欲滿其欲望之心而後可漸進于文明惟凡欲望之償遂不于欲望中求之必有先決問題焉則所謂知本是也昧者不察但泥當前之迹象以求之則失之遠矣

人之欲望不同有志在天下與國者有志在一家一身者常人以為迥殊聖人則示以一理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凡道之至精者莫不歸于一貫即今之科學亦然得其一貫之理而後可垂諸不朽例如發明通攝力之理而日系

行星衛星恒星之萬殊者，可一以貫之矣。發明天演進化之理，而植物動物虫魚禽獸人之萬殊者，可一以貫之矣。我國孔子發明大學之理，而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切哲學之萬殊者，莫不一以貫之，亦可立千古之公例也。今人但知推崇西儒奈端哥白尼達爾文，而不知推崇孔子，毋乃震于遠而瞽于近乎？近日美國杜威博士之言曰：西洋文明大缺點，是物質科學進步太速，而社會科學人生科學不能同時並進。例如造一機器，可以破壞無數產業，而他方面沒有保障，實在是根危險的。中國有幾千年人生科學的經驗，可見于社會方面是向來注重的。我希望中國不單去輸入模仿，要去創造。對于文化的危險有所救濟，對于西洋社會的缺點有所補助，對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貢獻。偉哉斯言，吾國之醉心歐化者，可以返矣。我儒研究孔聖之人生科學者，可以興矣。

格物致知之義，前人解說紛歧，清儒全氏祖望謂有七十二家之說，然可約

之為二。一為新安朱子之道學問。其注云。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而論者謂其支離。而王陽明且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一為象山陸子主尊德性。然陸子並不注經。考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為正物。為去欲。此說俱與陸學為近。而論者謂其空虛。而承其學者。遂以禪學詒誚矣。惟元儒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明儒王心齋之說亦同。可謂眼高千古。然此等解說。近在眼前。而為朱陸學者曾不之及。則以科學因果之理。尚未發明。初不知本末先後。可以賅括無窮事物也。然朱子答或問。有先格其本。後格其末之言。而陸子教人。必令求其本心。蓋研理至極。未嘗不歸于大同。則惟以經解經。可以息朱陸同異之爭也。

物格而後知致

格正也。物格者物之本末既正也。如研究蝙蝠之翼，知其本為五爪，因捕蚊而膜乃成翼。研究鼯鼠之掌，知其本亦為五爪，因掘地而掌平如鋤，而同源異流，愈用愈進之知識，以致矣。研究動植始生，由於原生類，由是遞演遞進，以至成為今日現象，而由簡入繁，由微生著由渾之畫之知識，以致矣。蓋物格者推測之事也，實驗之學也。知致者歸納之而得其公例也，演繹之而成為定理也。

知致而后意誠

既具遞漸進化之知識，恍然于天演之理，有因無創，有常無奇，而浮夸之情，幻異之想，自然消滅矣。既濬本末，遮嬗之知識，洞然于萬變之乘，來必有因，去必有果，而意外之希冀，儻來之事物，可以坦然恕置矣。既懷用一力，必有一功效之知識，恍然于事在人為，不容自諉，而勇往之情，油然而生矣。此皆知致之後，而意自無不實也。

意識而后心正

意者心之所發也。所發皆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例如諱疾之人，良醫束手而正氣日衰矣。今察得病狀皆實，自可施以矯正之方。又如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皆仰皆見之過，君子之所予也。以其用意皆實，而心術光明也。必為之辭之過，君子之所疾也。以其意存虛偽，而心術先壞也。可以知用功之次序矣。

心正而後身修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凡玉藻之所陳述，皆為修身要務。然此乃在外之儀文耳。必先內正其心，而后身可得而修。儻心有不正，則雖勉強矜持，而怠慢之容常流露於不覺矣。例如心有所懼，則目動言肆；心有所喜，則趾高氣揚。胃中正則眸子瞭，胃中不正則眸子眊。俱難逃識者之洞察。故心有不正，則身決不能修也。稽康養生論曰：夫服藥求汗，或有不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

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此皆言心之關係於身者大也。

身修而后家齊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極言身不修者之不能齊家也。蓋家人聚處。密邇親切。不容稍偽。實為修身試驗之第一關頭。可不慎歟。

古者比閭族黨州鄉。莫不以家為單位。以此知是時每家人口。必有定制。大約以五口之家。八口之家。最為普通。後世有九世同居。聚數十百口為一家。以相誇耀者。究之凡百容忍。終致勃谿。不足為訓。周易家人之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可以想見齊家之氣象矣。

大舜於田號泣。而頑嚚與傲。無不克諧。閔損蘆衣自甘。而父母兄弟。稱其孝友。皆所謂身修而家齊者也。

家齊而後國治

邦國成立必有戶籍。我國古制及東西列強無不皆然。戶即家也。凡戶必立家主。或立後見人。保佐人。以整齊其家政。古今之所同也。古者五家為比。比長整齊之。二十五家為閭。閭胥整齊之。百家為族。族師整齊之。五百家為黨。黨正整齊之。由是而推之。二千五百家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莫不整齊畫一。而國無不治矣。秦漢而後。戶籍不修。而家制日紊。雖有編審。徒成具文。降至今日。而生歿轉徙。漫無稽查。馴致選舉調查。恣情作偽。代表民意。莫非矯誣。由是而游惰日滋。良莠莫辨。偶遇清鄉治匪。玉石俱焚。豈不哀哉。中等學生。既修身以齊一己之家。當思推暨以齊鄉鄰之家。今日號稱民國。斷不能不行地方自治。既行地方自治。斷不能不頒佈戶籍法。現值國家多故。無暇及此。然早晚必當實行。吾人宜先事籌備。湏知家齊而後國治一語。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良方。不可不加之意也。

治兼政治自治二義。古者普通人民皆得入大學。則官治一途必難容納。如許人。才。故知兼含自治也。且使人人具有政治之知識也。

一國政治。經緯萬端。而大要在於各齊其家。游惰之人民也。失學之兒童也。放辟邪侈之習俗也。皆由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之率不謹也。誠能人人修身以齊其家。由一以至十。由十以至百。千萬。而國治矣。此郅治之始基也。

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言治而天下言平者。人必能自治而後可與他人平等。國必能自治而後可與萬國平權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言不平等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言欲剷除大小強弱之不平等。必當力行仁政而勉為賢德也。若夫言平等而不言自治。是猶執熟而不以濯也。豈不誤哉。今日列強對於我國。絕無平等之待遇。此其咎不在人。在我之不能自治耳。修身齊家以立自治之基礎。吾儕同學能不勉諸。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天子乃古昔帝王之通稱，今日民國已無此等名詞。然此節注重在修身為本，猶言自昔時帝國之天子，以至現在民國之庶民，一切皆以修身為本。極言此理之千古不磨，以見修身之重要也。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也。齊治平，則修身以後之事功也。故曰修身為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承修身為本而推廣言之。亂謂不治也。欲治其末者，必須先治其本。例如己為人之本，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人必不服。義為利之本，專務求利而不知思義，利必不得也。特決言之，以見格正本末之關係重要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指親近之人，恩誼濃篤者也。所薄指疏遠之人，情意落寞者也。厚其所厚，薄其所薄，人之恆情。惟聖人務使之同歸于厚，親親而人民，仁民而愛物。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同登仁壽焉。此我國道德之特色也。或疑家庭制度有害于邦國。差等之愛。違反乎平等。豈知積小高大。萬理皆然。龐大之團體。斷非一曙可呈。畫一之形象。尤非一蹴可幾也。儻或家庭尚有慚德。而侈言博愛。俯仰不能事畜。而高談濟施。謂非讐言。其誰信之。况十九世紀提倡軍國主義。故立言陳訓。務欲破除家庭愛情。義各有當也。今日強權教育。已就消滅。正我國倫理昌明之候也。發揚而光大之。謂非中等學生之責任乎。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克能也。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于衛而誥之曰。汝顯考文王。能明其明德。以顯著于民。用肇造我區夏。本傳引之。以見成周之以明德化民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顧視也。誕審也。天自然之理也。明命顯明之命令。即大學所傳授之明德也。伊尹作書以示太甲曰。成湯能審視此天然之明命。故能撫綏萬邦。本傳引之以見有商之以明德致治也。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故凡經書言天。皆指自然之理。猶今日言自然。完成之物曰天然也。聖賢注重人事。決不遇事諉之於天。大學既以明明德五教。故知天然之明命。即大學所耳提面命之明德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高大也。史臣述帝堯之事。言其能明此高大之明德。故能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本傳引之以見陶唐氏之以明德成功也。

皆自明也。

凡被動之人。能力定然有限。如重濁之物。附以氣。膠木皮而後能浮。傀儡之像。牽以線索機械。而後能舞。皆無自動之力。故也。三書言克言誕。其能力之

充足可知。凡實在能力。他人愛莫能助。非由自身之奮勉不得也。故特揭自明以垂教。見居大學者不可以受業畢乃事也。

右傳之一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器也。天運人事隨時隨地。息息不同。故吾人處事苟能一日幡然求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切不可拘守故常以為已足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古人之因時制宜者屢矣。殷邦曾經五遷。其奮勵求新之精神可見也。惜乎後王不知求新。且壓制士民。使不得討論新理。發明新法。以致三千餘年。治化不進。此實成湯之罪人。豈得以篤舊之失。歸咎於古人也哉。

或謂率由舊章。能免愆忘。食守舊德。可占終吉。倘事事求新。毋乃矜異好奇。而流於怪誕乎。不知世運遞嬗。斷無重規疊矩之事。即無可以襲故蹈常之

理故希臘理家額拉吉來圖有言世無今也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譬如濯足長流挿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嘗待也孔子亦有川上之嘆且言回也見新交臂已故是知隨步換形斷難拘泥夫安得不汲汲求新也哉况惟能知求新之人乃能守舊魯男子不納避雨婦人乃曰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顏子居陋巷而與救世之禹稷同道子思遇寇不去而與曾子去武城同道豈好為立異以求新哉夫亦不苟同以同歸于道而已

康誥曰作新民

衛乃商紂舊邦汙習已久故武王教康叔當鼓之舞之以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凡物之有急墮性者最易腐舊而振勵者則能自新如器久置則生塵水日流則不腐是也故欲求新機必須振作

西儒赫胥黎曰聖人知治人之人固賦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眾不興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

中求其本也。康誥之言作新民，亦此意也。孰謂聖賢垂訓，而有以愚民為政者哉？孔子曰：如民以為可，則必使由之；如民以為不可，則必使知之。亦作新民之意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受封，雖是千餘年之舊邦，而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其所發之命令，維新也。夫文王處岐山一隅之舊邦，尚維新以自強，今中華四千年之舊國，擁有廣土眾民，豈不能造成一新民國乎？在研求新政策，以發布新命令而已。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言君子對于明德新民之事，無不積極進行，絕無委靡退縮之態。蓋格物至精，致知至審，自然一往直前，無所遲疑也。書曰：用賢勿貳，去邪勿疑。中庸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孟子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此其果決之精神，皆所謂用其極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成湯所建之王都也。承上章言成湯有日新之德，故于其建都千里之內，人民皆以為至善之地，而羣鳥蒞止也。

詩云：鶉鳴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小雅載貧賤勞苦之人，思有所託，而作詩曰：鳴聲鶉之黃鳥，且止于邱隅。岑蔚之處矣，蓋樂其所託也。故孔子讀而贊之，以為吾人處風雨漂搖之時局，豈可不知所託身乎？以勵學者之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雅文王之詩，言穆穆然深遠之文王，美哉，能繼續其光明之德，而敬慎所止也。蓋言明明德之能止于至善也。

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釋詩而歷舉文王之知止以示學者也。君者羣也、為人君者為一羣之代表也。仁者仁愛其羣、事事順從民意也。臣者有官守者也、為人臣者明其為人民之公僕也。敬者謹慎其官守之職也。此對于國家之責務也。子止孝、父止慈、為對于家庭之責務。與國人交止于信、為對于社會人類之責務。此皆人生當然之理、古今不易之方也。

詩云：瞻彼淇澳，蒹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衛人稱美衛武公之德而作詩曰：瞻望彼淇水之曲岸，則有綠竹猗猗然，美盛也。吾因之而思及斐然成章之君子矣。彼君子曷由而成章乎？蓋如治角骨者，既切而復磋之，又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日新又新，精進不已，由

其存諸內者有嚴密武毅之功。故其發于外者有赫大宣著之貌。此斐然之君子所以使人終不能忘也。

此詩感于自然之景物而發明君子之道。蓋得力于格物致知之助也。綠竹得淇水之浸灌滋潤而美盛。君子得力于切磋琢磨而斐然。角骨脉理可尋。故可切而復磋。玉石渾堅難治。故必琢而復磨。因物理而悟及人事。由淺入深。言近指遠。大學之程功固宜如是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引詩而釋之。學業有門徑可尋。故如治角骨。身心則微渺難治。故如治玉石。用功于內。常懷戒慎恐懼之心。故曰恂慄。發見于外。宜呈可畏可象之容。故曰威儀。而其致功之密。感人之深。則實由于德之盛。而善之至。故可為大學之士子法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嘆辭周頌烈文之詩因祭祀文王武王稱美其大功顯德終乃嘆美之曰嗚呼前王能使後人不忘夫專制帝王本無留紀念于民國之理然其明德之賢親而使後之君子賢之親之其新民之樂利而使後之細民樂之利之則必有能止于至善而深合乎大學之道者故亦可永垂不朽也其賢者修身之事也其親者齊家之事也其樂其利者治國之制產設學諸事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于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立憲精神司法必須獨立然非檢察審判摹仿他人之形式已也欲防偽證必重登錄欲分良莠必賴戶籍欲行陪審必紀身分欲懲游惰須行自治欲息田地之爭必詳悉繪文以定經界欲行嚴密之法必推廣警政以慎防閑

諸事未備而漫效他國之司法制度有何益乎故孔子曰聽訟猶人不難也必也使無枉陷誣讎之訟乃為貴耳曾子釋之曰此必法制詳備能使無情實之人奸偽立見而不得盡其虛誕之辭非使民畏其刑威也乃使民習處于文明法制之下而心志之間自然有所畏耳此致治之大本也而凡百事之本可以類推矣吾國而欲維持司法可不先從根本加之意乎

吾國無治外法權實國恥之至大者人但知改良司法為爭回法權之本而不知改良內治又為司法之本此章鞭辟入裡故引之以明物有本末之義即釋格物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之術備于本末故致知之術賅于知本宇宙京城事物皆有本末不勝枚舉故但承上文而言即此之類謂之知本即此從根本上着力謂之知之

至也。辭簡意賅。此聖經賢傳之妙用也。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傳意甚明。無煩補闕。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舊注謙當作慊。今從之。

此章朱子注釋甚明。蓋宋儒道學。皆從誠意入手。故言之親功有味。可以立
頑起懦。攷朱子臨終尚改正大學誠意章句曰。此人鬼關頭也。可知其注重
矣。原註具在。可資參考。

知之而不能實行。謂之自欺。例如郭公好善而不能用。好惡而不能去。以至
于亡。又如冉求說聖道而諉為力不足。皆是也。知之而能實行。謂之自慊。例
如周公思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言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皆是
也。故以惡惡臭。好好色為喻。極言好惡之宜誠也。

宋司馬先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趙忞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皆慎獨之

功學者所宜勉力從事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節釋自欺之無益，而有損。直抉隱微，痛下針砭。學者所宜每日三復也。孔子曰：視其所以，察其所由，觀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揜其惡，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可以知聖賢之警人者切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當今世事遷流，機械變幻之巧，不可勝窮。誠意之學，幾乎熄矣。然誠能動物之理，終不可易。試觀覬覦帝位之子，卒其功敗垂成者，以其詐也。捐軀革命之士，卒能感動號召者，以其誠也。其餘以誠感人，以偽取辱之事，潛心體察，在在可證。謂非吾人幽獨之中，息息有人指視，而能若是乎。斯誠可畏之甚。

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節釋自慊之利益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又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皆言德潤身也。經言知致而后意誠，見德育之根于智育也。此言心廣體胖見體育之根于德育也。三育一源，此聖賢教育之宗旨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大凡涵養深沉之人，喜怒憂懼發皆中節，常能順應自然，渾然不露，所謂正也。若當忿懣之時，而其發于身者，或至怒髮衝冠，目眦欲裂，則知其怒之蘊于心者，不得其正矣。若當恐懼之時，而其發于身者，或至汗流浹背，戰慄失

措則知其懼之蘊于心者不得其正矣。若當好樂之時，而其發于身者，或至趾高氣揚，手舞足蹈，則知其喜之蘊于心者不得其正矣。若當憂患之時，而其發于身者，或至形容憔悴，顏色槁枯，則知其憂之蘊于心者不得其正矣。以此知修身之必先正心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證以淺近之事，以見心為身主也。共此光綫觸目，而物像之印于眼簾者，有記憶與遺忘之別。共此聲浪感耳，而音調之震于耳膜者，有亂雜與清析之殊。共此餽饌入口，而甘脆之觸于舌根者，有辨別與混淆之分。皆心之着意與否為之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偏也身不修而陷于偏則必好惡失當致生勃谿詬誶之事而家于以不齊矣嚴氏復譯英儒斯賓塞爾群學肄言一書以謂欲治群學必先祛除偏僻之見如物蔽也智賅也情瞽也學詖也國拘也流桔也政惑也教辟也洋洋灑灑抉盡流弊可作此節注脚茲畧摘數條以見例國拘篇言偏于愛國之為害如法人底亞斯著書揚挖數閱宣國威而廣民志法人信之故普法之戰自詭必勝三戰而普兵入法兵事愈熾此親愛之辟也又言揚己抑人之偏如非州黑蠻呼白人為老沐猴支那之民至今尚呼西人為鬼子此賤惡之辟也政惑篇曰顛愚之情常以官治為可恃于是法令蜩起而得者常在所期之外教辟篇歷叙新舊宗教之宗旨相傾駁擊抵排情瞽篇言蒙之成吉思其智勇為種人所懼伏則其民必本鬼神之思想以其人為神種篤

生大失其實。學該篇言英之信教于第七日。繙聖經誦天誡。大抵皆言損己利羣。其餘六日。則炎炎之言。無非教人損人利己。凡此皆敬畏之辟也。物蔽篇曰。人之于世事也。往往以見之新。及于其事。為事之新。及于其時。人新得蹇疾。忽訝跛者之多。猝有脫馬之病。則曰。當吾少時。病胃氣者。不如是眾也。又少年教士。覲一地之任持。奔走募乞。其言民俗之漓。常過其實。此皆哀矜之辟也。流梏篇曰。英官歌萬。慘殺印度大關之民。罰止免官。已從輕矣。乃泰晤士報。尚以為此。後印度有不測之危機。無或敢便宜決事者。實使英人寒心。智核篇言支那所有教案。皆坐士民篤信流言。乃至放火殺人而不恤。此皆教情之辟也。以上所引。尚不及百之一。原書具在。可資參攷。塞氏言識。有所偏。足為羣學之障礙。此節言身有所偏。足為齊家之障礙。家者群之始也。可見中西學理。共貫同源。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節為厚積遺產者戒也。世俗溺愛之人，每不知其子惡之所由來，而務遺以財產。因為子孫財產計，遂不知其苗之頹，而貪得毋厭。此皆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漢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衛石碣曰：驕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故子惡之成，皆由于無功無德而厚享遺產。而世人莫之知，且惟恐財產之不富，而甘為兒孫作牛馬。斯惑之甚矣。如秦政之欲傳至萬世，漢高祖之盡誅功臣，其所以為子孫謀者備矣，而不知道詒以禍，何世人之不悟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國者家之積也。古者八家同井，由是而積成千乘之國，萬乘之國，莫不以家為單位，而不以箇人為單位。故但各齊其家而國治矣。如謂其家不可教之，使齊而能教，箇人使之治焉，斷無此理也。蓋父詔其子，兄勉其弟，由是家喻戶曉，而教化易行。若每人而教之，無論其勢有不及，即日亦有所不給也。是故君子治國之法，必不出于整齊各戶家政之外，而積之以成教于國也。例如孟子論政，必先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畜，而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皆所以整理通國之家政也。更考古代及今日東西各國，皆有戶籍之登記，無非整理各戶家政耳。惟我國二千餘年，戶籍不修，于是家庭制度，日趨黑暗，論者不察，反謂我國家族主義、宗法社會，皆原于孔教，不知孔子所謂家，皆平等之家，可積以成國之家，並非指封建之世家也。若世祿之家，內則嫡庶，宗子權利迥殊，外則公卿大夫，貴賤懸隔，何足

以言齊乎。慨自秦漢而後，國家不修戶籍，于是各族不能不修譜牒，而專制時代，以官為榮，于是遠祖公侯，近附強宗，而宗法之勢以成，其始也。由國政廢弛，而宗法乃盛，其繼也。宗法愈盛，而國家之觀念益弱，此豈聖人之教哉。然則今日而欲整理國政，舍地方自治整理戶籍之外，豈有他道歟。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此言全體與分子之理，必出一致也。國則有君以代表其羣，有長以綜理其事，有眾以奔走勞動，而家亦有父有兄有子弟，惟因在家必孝于父，所以在國必委其事于君也。惟因在家必悌于兄，所以在國必任其事于長也。惟因在家必慈愛其子弟，所以在國必慎使其眾庶也。家實國之小影，聚家以成鄉，亦國之小影，故家齊而國無不治也。今日地方自治，實民國之小影，因鄉有鄉董，所以國必立總統也。因鄉有議會，所以國有國會也。因鄉有鄉警，所以國設司法也。若空言治國，而家庭及地方制度，事事與國家矛盾，是猶蒙

馬以虎皮披鷄以鶴髦豈不大悖聖訓也哉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周武王誥康叔曰國之保其人民亦猶家之保其赤子言家國之一理也引書而釋之言齊家所以能治國之理在乎殫此心之誠以求之雖家小國大稍有不同而其理之距離總不遠矣譬猶嫁而養子乃自然之理不學而能則積家以成國亦自然之理不待煩言而解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
債事一人定國

一家謂由一家以推之家家也戾背理也債覆敗也故一家仁讓推至無一家不仁讓而一國俱興于仁讓矣若有一人因貪而違背此理則一國亂矣其機之相因如此故有反對家齊而后國治之一言者足以債事有能實行齊家以治國之一人者足以定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人即指肄業大學之人見人人當以定國為己身之責務也大學之設所以教普通優秀之人民非專以教為君者故一人斷非指君若定國亂國概歸于君而人民諉棄責任無所事事決非聖人之教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帥同率

此言因果感應之不爽也堯舜願民之仁桀紂決不願民之暴乃堯舜行仁以倡率天下其民從而報之以仁桀紂行暴以倡率天下其民亦從而報之以暴夫桀紂頒布命令亦必勸民行仁禁民行暴也然因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其令矣以此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爽今日若以專制郡縣之舊習而欲求共和民主之福利烏可得哉蓋亦反求其本矣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節極言平等之政治與今日國體最為吻合。雖有主治被治之階級而人已有無概歸平等絕無富貴貧賤之懸隔。此由家及國之精理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夫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之子猶言是子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宜合當如此也。古者女以男為家。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周禮地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有夫婦然後為家。故周南桃夭之詩曰花則夫好葉則美盛遂完全成為桃樹矣。而此女子往歸夫家當然成為一家之人也。引詩而釋之言有夫有婦當然成為一家之人則家庭制度悉歸平等必如此而后可以教國人矣。

周易家人之卦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是亦以男婚女嫁遂成為家也。西人男女成婚即別立一家論者以為與我國習俗不合其實皆我國古制。惜讀經者習焉不察耳。或疑婚即成家似與聖

經教孝之義不符。不知果能盡孝。雖析居亦可事養。不能盡孝。雖同居亦生勃谿。徒增重父母之負擔。養成子媳之驕惰。何益之有。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凡平等者為兄弟。如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亦謂其政之相類也。故引小雅蓼蕭之詩而釋之曰：詩言合當為兄之家。合當為弟之家。則家制志成平等。而家齊矣。必如是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忒。差也。不忒。齊也。曹風鳴鳩之詩曰：其家庭制度。能不差而臻于整齊。所以能正是四國也。引詩而釋之。謂其家制之父子兄弟。足以立為整齊之法。而後民人法之。則國治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長長猶云父父子子。兄弟弟也。居上位之年老者，盡其年老者之道。則居下位之為子者，盡其為子之道。居上位之為長者，盡其為長之道。則居下位之年少者，盡其年少之道。居上位而恤愛孤苦之人，則居下位者亦無背理之事。各守其職，各盡其道。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譬如度之以矩而無不方正焉。所謂平也。而實則皆由齊家治國以推暨之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使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中言平等之理，即恕道也。平等非無等也。惟絜之以矩，使其待過之道無不如一。斯真平等矣。曾子曰：夫子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皆絜矩之道也。西儒斯賓

塞爾釋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亦恕道也。惟赫胥黎
天演論有恕敗篇。謂恕道不能自存。今有盜吾財者。使吾處盜之地。則莫若
勿捕與勿罰。今有批吾頰者。使吾設批者之身。則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
幸矣。持是道以與物為競。則其所以自存者幾何。斯言雖辯。實不可通。夫盜
吾財批吾頰者。不恕之人也。以不恕之人而吾為之設身以處其地。則吾亦
行不恕也。吾行不恕而不能自存。是以不恕而敗。非以恕而敗也。又凡代數
式。負乘負得正。負乘正得負。從此可悟以不恕待人。乃真恕也。以恕
待人。不恕之人。乃真不恕也。明乎此。而恕道可行。毫無疑義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言代表民意之道也。引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而釋之。言民意有好惡。而代
表民意者。即以之為好惡焉。則可謂民之父母矣。

民意至難代表。書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夏暑雨。小民惟曰。

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皆言好惡之難定也然盤庚遷殷命眾悉至于庚而左傳載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是皆取決多數之法未敢漠視民意也降及後世惟周勃有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之令是時去封建未遠故詢問民意猶存古風自此以後專制益烈而自命為民父母者如天如神獨斷獨行絕不念及民之好惡此所以二千年來毫無進化也今日民國成立所有民意機關急宜組織完善由鄉市自治議會以成為縣省議會以達于國會則公好公惡可以代表而治平可期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此言專制之危也小雅節南山之詩以南山大石之巖巖喻太師尹氏之赫赫民具爾瞻者有側目而視敢怒而不敢言之象其恨之深矣引詩而釋之言治國者不可以不慎若不能崇尚平等而好惡徇一己之偏則身死國亡

為天下之大戮矣。可危之甚也。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即辟則為僂之證也。孔子傳易之言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亦以誅僂暴君為當然之理也。慨自專制相沿，此義不明久矣。今日國體共和，乃以尊君過甚，歸咎孔教，夫亦弗思爾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大雅文王之詩曰：當殷代之未喪失眾民也，亦能配合上古之帝王而為天下君。然今以專制而喪矣，故後人宜監于殷而知秉國而發佈大命，誠非易事也。引詩而釋之，言代表而得眾人之心，則推為民之父母而得國，專制而喪失眾心，則為天下僂而失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得眾得國之理。惟封建時代及今日民國，至為明瞭。在專制時代，每有失民心而反得國者，如明成祖誅夷十族，殺人如麻，而享國長久。滿清入關，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而卒成

一統蓋強權過盛，斯真理益晦耳。惟封建則兵役賦稅，事事倚賴人民，故不敢稍拂眾心。而民國則民權伸張，亦不能不服從民意。故大學一書最適于今日時勢。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示人注重道德而不可徒爭權利也。君子指有學識者，即大學出身之士也。凡學成之君子，必先慎修其道德。道德高尚，則人望攸歸，爭推舉之，以爲一羣之代表矣。由是得位置而有根據之地盤，由是受俸給而有相當之利益。由是握事權而可展布其才用。然要必從道德以收人望入手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提出本末以見雖治平之事，必不可無格物之功，以明大學之道之一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外本者，以本爲末也。內末者，以末爲本也。即所謂倒因爲果也。由是而上下

交征利則是爭鬥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其禍不可勝言矣言凡倒因為果者其始誤于知意以及身心其終詒禍于家國天下以明從事大學之序之不可紊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言貧富階級之應除破也財聚者富戶田連阡陌貧民地無立錫則民心離散而大亂將作矣財散者家給人足一視同仁則民心團結相生相保矣今日社會共產主義流為過激派實歐洲至危之局也惟使財利散于齊民而勿使聚于少數富豪之家則可防免此禍吾國不可不早為之計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為爭權爭利者痛如藥石循環讀之真足以發人深省

鄭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可作此節之注脚。商鞅立法苛刻，及敗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拒不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曰：為法之弊，一至此乎！此所謂作法自斃也。

唐周興、殘酷，有告其謀反者。武后命來俊臣鞠之。時二人方會食，俊臣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設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此亦所謂自作自受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言執政而出命令者，不能常在一人之手，傳者引書而釋之，以為惟能

慎乎德而善者則得握此政柄不善則失此政柄矣以見不可擅作威福而
斂怨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引楚書以見雖在荆蠻之邦尚能不爭權利而崇尚道德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引晉文公母舅子犯之言以見雖出亡之人困窮流徙亦尚能不爭權利而
重道德也皆以釋明德本財末之義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
有之人之有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有聖而違之俾不達實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節言國家當獎勵人才也技專門之才藝學術也引秦穆公悔過之書而

言若有當國之大臣居心誠一雖自身無他才藝而于人之有專門學術者人之彥聖有德者皆能容納之則能保全其一家之子孫保全其全國之黎民而國蒙其利矣反是則陷國家于危殆矣反覆言之以見培植人才實為治國之根本大計提出技字尤見製造工藝之長堪為世用非但處事之才已也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承上節而言妨賢病國之人實為中華國家所不齒以見人才為國家根本而培植人才實與治國有莫大之關係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讀作慢此節言選舉之宜注重賢德也在上委任僚屬在下推舉代表必擇其賢者而舉之且先之擇其不善者而退之且遠之而不然者則為慢忽為過失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此言被選舉者之宜代表民意也。人民選舉固宜舉賢而退不善矣。然被選舉者，倘或德性未定，一旦而好惡大拂輿情焉，則人民監督甚嚴，指摘交加，而災禍必及彼之身矣。蓋警之也。自秦誓至此，皆言國家倚賴人才選舉宜慎，督責宜嚴實為治國之要道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上文所言絜矩民意慎德寶善舉賢諸端，皆聖賢之大道也。果曷由而行此大道乎？必正心誠意而忠恕信實之人始能得之。若不能正誠而矜夸侈肆之人，則必失之。示人以行道之方，仍歸本大學聖人之道，妙在循環，至簡至易，無往不在，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因理財為國家要義，故特揭明之也。振興農林工藝而生利者多，屏斥冗

職游民而分利者少。尚機器製造設大工廠而為之。加疾整理豫算決算。使教育實業一切政務同時發展。則用之至舒。如是財常足矣。

仁者以財發。不仁者以身發財。

言重道德之人。不惜散財以發達其修身之事業。蓋必不殖貨利。而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不重道德之人。不惜枉其身以求達發財之目的。而不知身既失矣。而財亦終不可保也。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節言國家能保護人民財產。則事無不舉。蓋藏富于民之道也。在上者好仁以保護人民。則在下者好義以贊助國事。因人民能好義。故國家之庶事無不克成于終矣。因國家能保護。故人民之府庫財各享其所有權矣。自非然者。聚斂培克。使人民財產岌岌焉不能自保。而信用既失。國事亦無人贊。

助國貧民病同歸于盡豈非兩失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代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皆古之官吏也言官吏既受俸給不當與民爭利而有經收租稅之權者尤當體恤民困不可但知聚收民財若任用聚斂之官吏寧用盜竊之官吏痛言以深斥之也今之經收機關每多授權胥吏額外取盈輒轉朘削手續煩猥使商民廢時失業詒誤無窮讀此能不惕然乎錢財譬猶博籌其得以通行者賴信用為之維持耳果信用充用雖紙鈔亦足流通迨信用喪失雖金銀如山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何救于死亡故以義為利實千古至精之格言不可磨滅者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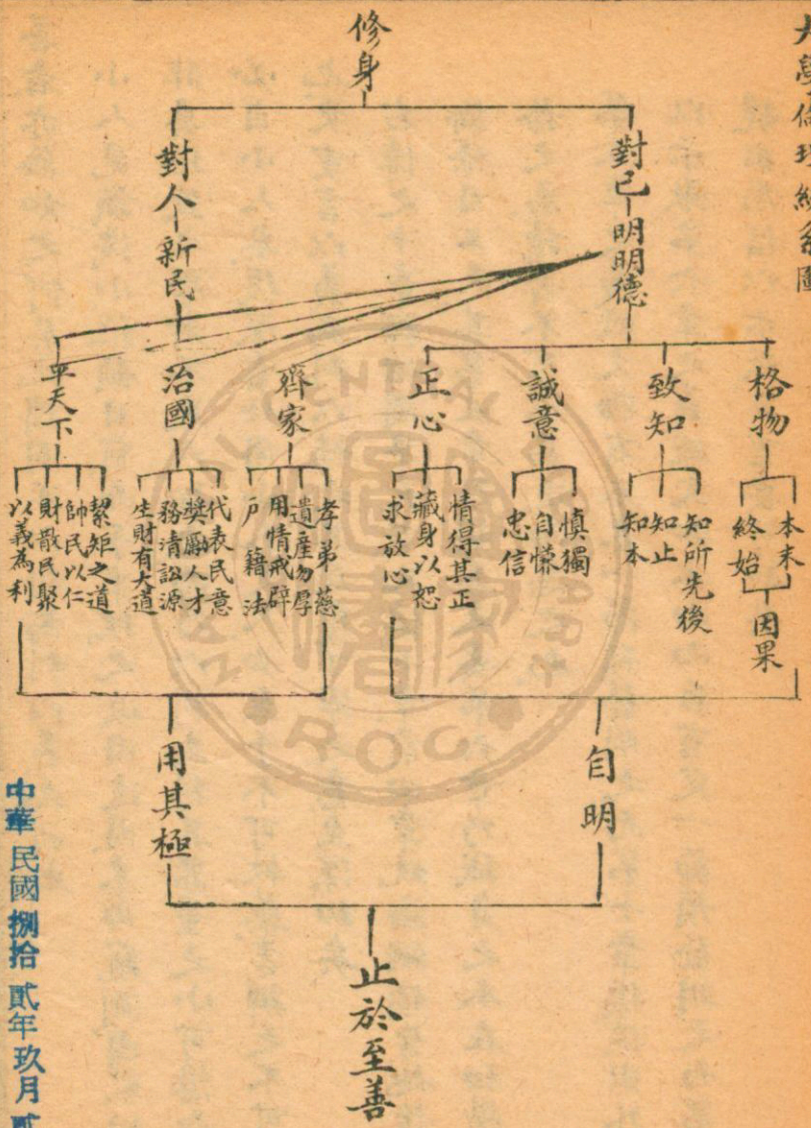
小人見識淺小，祇顧目前，而于事理之近因遠，末由窺測，國家組織複雜，非具格致之學者，不足以知之，而乃以利為利，其器量之小，可想而知。故曰：必自小人矣。復深責任用小人之人，必至于不可救藥。言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更重言以義為利以結之，其反覆丁寧之意，至深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第五章之義，經文物有本末一節預發明之，而第十章復提出外本內末以示儆。第六章之義，經文知止而而后有定一節預發明之，而第十章復提出忠信以示教，其重要可知矣。

1011 55376
000 928309

大學倫理統系圖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拾日

贈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大學詮遺壹冊

定價大洋叁角

著作者 江西孫振渭

印刷所 濟南德裕印刷社

發行所 開智書局

江西省城內洗馬池街

北京八角琉璃井

豫章商業學校曾禹臣君

國家圖書館



002306065



2517